

金发男魔

(美) 罗伯特·拉德鲁姆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二十四章

他们醒来时，海尔顿要上班已太迟了。

“这正好，”她说，伸手拿电话。“我们要逛商店。我的老板允许有第二天病假，我想她是爱上了我。”

“我觉得我也是，”耐尔说，用手指抚摸她的颈窝。“你住哪儿？”

她看着他，一边笑着告诉接线员号码。然后捂上话筒，“想触动我的本能以探出重要情况是不可能的。我受过训练，记得吗？”她又笑了。

“我没开玩笑。你住哪儿？”

笑容消失了。“我不能告诉你。”她把手从话筒上移开，用快速的法语对加利马德的交换台讲话。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开车进入巴黎，先在他的旅馆停下带些物件，然后来到充斥着旧衣物店街区。这位老师再次行使她的权威，她凭着老练的眼光挑了件外衣。为这位学生挑选的衣服都是毫无特征，在人群中难以辨认的。

一件麦基诺茄克，一件棕色轻便大衣，外加他的雨衣，买了一顶破旧的乡村便帽，一顶绒顶软呢帽——帽顶磨损了——还有帽舌已搭拉下来的一顶黑色便帽。一切都被充分利用。

除了鞋以外。鞋是新的，一双胶底鞋，另一双更随便些，胶层下还有街上鞋匠贴上一层皮底。

修鞋铺距离这个寒酸货店有四个街区之隔。海尔顿独自进去，命他在外面等候。她十分钟后拿着一个带穿孔的圆筒出现了，这是他自动手枪的消声器。

他被全副武装起来了，霍卡罗夫想。他在难以想象的基本训练之后将被分派去参加战斗。他已经见过敌人，活着跟踪他……然后是死的，在巴比赞街道上的一条巷道里。现在敌人在哪儿呢？

海尔顿很自信，他们会好一段时间找不到他。她想敌人会在机场认出他，但一旦进入柏林，他会再次甩掉敌人。

他必须这样。她希望他回来；她会期待。

他们在一家小咖啡店进了午餐与酒。海尔顿通了最后一次电话，然后带着柏林那家饭店的名字回到小店。它在哈仁维伊特尔，将性作为公开商品的地区。

她抓住他的手，脸挨着脸。过一会儿他就要独自走到街道上，叫一辆出租车开往奥利机场。

“要保重，我亲爱的。”

“我会的。”

“记住我告诉你的事。会有用的。”

“我会记住。”

“最难接受的事实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会发现自己在疑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样？不要想它，只要承认就是了。”

“一切对你来说将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一切都不再一样。”

“我已经接受了。我还找到了你。”

她向别处扫了一眼，然后转回头。“你到柏林后，在旅店附近，在街上找个妓女。这是个安全措施。直到与凯斯勒联系上为止都要守着她。”

法航707最后抵达了泰姆拉霍夫机场。耐尔坐在机舱右舷通道的第三号座位上，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你有钱，买一张额外的座位……而且不要让任何人坐在你身边，你不能被迷惑住。

逃生之道是幸存者讲的，霍卡罗夫想。之后他想起来曾称自己为幸存者。艾尔辛某种程度上以此称呼为自豪，那是在四千英里以外的电话里发出的声音。

她告诉他她正在旅行。这是她躲藏几个星期的方式，是三十多年前学到的消声匿迹之法。上帝，她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耐尔想着她会在哪儿，会干些什么。他应当在几天内给在库拉索的萨姆·波法特拉打电话。萨姆那时应该收到她的消息了。

泰姆拉霍夫海关很松。霍卡罗夫走到尽头，进入男厕所，然后重新组装了枪支。

按照命令，他乘出租去了蒂尔加顿公园。在车里他打开衣箱，换了那些磨损了的轻便大衣和破旧的便帽。车停下，他付了钱，跨出车，步入公园，混入路边行人中，直到他发现一条空凳坐了下来。他观察了一下人群，没有人停步或犹豫。他很快起身向出口走去。附近就有出口，这一时刻找出任何异常的

人或物都是很难的；下午的斜阳将影子拉得更长，变得更暗了。

他的机会来了。他给了司机两个连接的街道的名字。这两个街道是旅馆以北三街区和以西街区。司机咧着嘴，用口音浓重但完全能听懂英语说道：

“你想过过瘾？我有不少朋友，海尔·阿姆利卡娜。没有染上法国疾病的危险。”

“你误会我了。我正在作社会调查。”

“什么？”

“我正要接我妻子。”

他们在沉默中开过柏林。每次转弯，耐尔都看到后面有辆车转同样的弯。有时这样，但时间不长。他想起海尔顿的话。

“他们常用电台联络。换件衣服或戴顶帽子之类的事会将他们甩掉。得到命令的人会寻找一个穿茄克不戴帽子的男人，但他已不在那儿了。”

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监视一辆特殊的出租汽车和一个身穿特殊服装的特殊乘客？他不得而知，他只知现在没有人跟踪的迹象。

经过了奇异的二十分钟之后，车到了十字街口，天色已黑。各条街道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和广告牌鳞次栉比。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与身着大开口裙子与袒胸露背衬衣的妓女们沆瀣一气。这是又一种类的狂欢节，霍卡罗夫边想边向预订的南三街区一角走去，然后向左拐。

他看到门廊里有个妓女，正往她阔大的嘴唇上涂口红。她正处于年龄模糊阶段，受到其他妓女以及漂亮的郊区家庭主妇们的挑战性的蔑视——大致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失去了竞争力。她的满头乌发衬出她的苍白的皮肤，深陷发青的双

盞。他看到邻街区那边，一家简陋旅店的门罩，霓虹灯招牌有个字不亮了。

他走近她，不太清楚该说些什么。除了陌生的语言以外，他还从未与妓女打过交道。

他清了清嗓子：“晚上好，小姐。你会说英语吗？”

那个女人回视着他，一开始很冷淡地审视他的轻便大衣，然后目光落到他右手的衣箱以及左手的公文包上。她一启双唇，露出黄牙微笑起来：“会的，我的美国朋友。我说得不错。我会带给你欢乐时光。”

“我很高兴。多少钱？”

“二十五马克。”

“我想就这么成交吧。你跟我来行吗？”霍卡罗夫从衣袋里掏出钱夹，撕下三张钞票，送给女人。“三十马克。咱们到那边街上的旅店去。”

“哪儿？”

耐尔指指邻街区的那家旅店。“那边，”他说。

“好。”女人挽起他的胳膊，同意了。

这间房间与任何大城市里便宜旅店的客房一般无二。如果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屋顶悬着没有灯罩的灯泡。灯光如此暗淡，掩饰了污迹斑驳、破旧不堪的家具。

“三十分钟，”妓女宣布道，一边雷厉风行地将外衣脱下扔到椅子上，“你只有半个小时，一分不多。我，正如你们美国人所言，是个商人。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想是的，”霍卡罗夫说，“休息一会儿或谈点什么。我们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离开，你要留在我身边，帮助我打个

电话。”他打开公文包寻找写有埃里希·凯斯勒情况的文件，墙边有把椅子；他坐下，开始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

“电话？”妓女问，“你付我三十马克只是为了让我帮你打个电话而不做别的？”

“对。”

“简直是疯了！”

“我不会德语。我与我要联系的人通话会惹麻烦。”

“那我们干吗等在这儿？角落上有个电话。”

“为了装点门面，我猜。”

妓女笑笑：“我是你的掩护。”

“什么？”

“你带我到一个房间。没人会问你。”

“我不是这意思。”耐尔不安地回答。

“这是我的职业，美国人，”她跨过椅子走向他。“不过，既然我们已到了这儿……为什么不乐乐？你付了钱，我并不太坏。”

霍卡罗夫笑着说道：“你本来就不太坏。但不了，谢谢，我的心事太多。”

“那就做你的工作吧。”妓女说。

耐尔谈起蒙弗雷迪生前在日内瓦交给他的有关资料。

埃里希·凯斯勒，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教授。达标街。会讲流利的英语。大学电话：7 3 1—4 2 6。住址：8 2 4—1 1 4，其弟名汉斯，医生。住在慕尼黑……

接下来是凯斯勒的学术工作简述，包括学历以及奖励等等，真是令人钦佩，这位教授十分博学，而博学之人往往多疑。凯斯勒对一位专程来到柏林的陌生的美国人，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给他打电话，并且要与之商讨电话中不宜谈及的事情这一举动会有何种反应呢？

时近六点半，是得出答案的时候了。而且要换衣服。他站起身，走到衣箱前，拿出麦基诺茄克和掉了舌头的帽子。“咱们走吧。”耐尔说。

霍卡罗夫拨号码时妓女站在电话亭一边。他要她在身边是怕万一不是凯斯勒回话，别人不会英语。

电话很忙。他压下电话，同时向门外的女人打招呼。她点头示意，笑了笑。耐尔站立不动，透过玻璃看着五光十色，耀眼夺目的霓虹灯的狂欢，这就是哈拉维伊特尔。他到处听到的都是德语——成双成对或成群结伙的寻欢作乐的人们高声交谈着路过电话亭。街上行人与车辆突然相撞时发出的紧张呼喊声与醉醺醺的喊声；各个商铺的扬声器里争先恐后地发出刺耳的呼吁动员声，将行人从路上吸引过来。到处是德国人。

他思忖着，假如他的母亲不是艾尔辛而是别人，他会不会也成为此刻玻璃亭外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不是他此刻所在地，也会是在柏林某地，或是不来梅港，或是慕尼黑？耐尔·卡拉逊，德国人，说那种作为耐尔·霍卡罗夫来说感到如此陌生的语言。或者他会象约翰·冯·蒂伯特那样生活吧，换个不同的名字，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长大成人，现在还在为那份自己毫无责任的遗债逃亡，同时训练着别人——兄弟姐妹们，也许——是为了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他的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这是种令人恐惧的感觉。滑稽，令人厌恶……并且具有强迫感。就好象他将回到过去的时光，透过他身边的层层迷雾，并且在雾霭弥漫的道路上遇到一条叉路，使他欲行又不能。那条叉路现在受到再次检验：它到底通向何方？

海尔顿？在另一条生活道路上他也会认识她吗？他现在了解了她，而且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想尽早回到她身边；他想再见到她，拥抱她，还告诉她那些……事情……都会好的。他希望看到她笑，并且更换三件外套，使用带消声器的手枪不再是他生存的实质。“复仇者”与“敖德萨”造成的精神紧张不再威胁生存。

凯斯勒。日内瓦。苏黎世的一个机构。

有个人在回答，声音低沉柔和。

“是凯斯勒先生吗？凯斯勒医生吗？”

“我什么病也医不了，先生，”有个愉快声音操英语回答，“但称呼是对的，如果滥用的话。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叫霍卡罗夫，耐尔·霍卡罗夫。我从纽约来。我是个建筑家。”

“霍卡罗夫？我有许多美国朋友，当然，是与我有联系的大学人士，但我想不起来你的名字。”

“你没必要去想；你不认识我。然而，我到柏林是为了见你。有件机密事件牵涉到我们俩了。”

“机密？”

“说就是个家庭事务吧。”

“汉斯？汉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

“我没有别的家人，霍卡罗夫先生。”

“这得回溯到若干年前。我恐怕不能在电话里再多说了，请你信任我；这事很急，你今晚能见我吗？”

“今晚？”凯斯勒停了停 “你是今天到的柏林吗？”

“下午。”

“而你想今晚见我……这件事一定是真的很急。我不得不在今天回我办公室一小时。九点钟满意吗？”

“好的，”耐尔说道，放下心来。“非常满意。你说个地方。”

“我想请你到我家，但我怕有朋友来。在科弗斯坦德姆有家地下啤酒馆。那地方经常是很热闹，但背后有些安静的亭子间，经理认识我。”

“好象很不错。”

凯斯勒给了他名字、地址：“问我的桌子。”

“我会的。非常感谢。”

“不客气。我应该提醒你。我总是告诉经理食物很棒，其实不是的，但他是个令人愉快的家伙，而且对学生友好。九点钟。”

“我会在那儿。再次感谢。”霍卡罗夫将电话放回原处，立时感到信心倍增。如果那个人貌如其声，那么埃里斯·凯斯勒定是个睿智、幽默，十分可爱的人。真令人舒心！

耐尔挂了电话，抬起头对妓女微笑着说“多谢”。又给她另外十马克。

“再见。”妓女转身走掉了。霍卡罗夫看了她一会儿，但注意力突然被半街区以外身着黑皮茄克的男人吸引过去了。他立在书店前，但对橱窗里的色情文学宣传并无兴趣，反而直勾勾地盯着耐尔。当他们四目相对时，那个男人避开对视，扭过头去。

他是敌人中的一员吗？“复仇者”里的疯子？“敖德萨”里的狂人？或者也许是“沃尔夫斯昌斯”里的人分派他干的？他必须查出来。

监视者最不愿意发生的便是二者相遇。但如他确实想这样做时，你也必须有反应……

海尔顿的话。她给他下达的命令的一部分。他需要努力回忆这些技巧；他现在得用上。他感到了他的麦基诺茄克上的肿胀，武器与消声器都在那儿。他将帽上的舌头拉下来，抓起公文包提手，大步远离穿黑皮茄克的男人而去。

他急速沿街走下去，尽量靠近路边，准备随时跳起冲进车辆。他到了街角处向左转弯，轻捷地走进正围观在一张熊皮毯上表演色情节目的人群。霍卡罗夫被夹在里面，公文包紧顶着他的腿，然后被拉走，就象被尖利的刀锋推动……推、拉……取走。他的公文包被窃走，文件会被从未读过的人看到。他今夜不算太傻；他将亨利希·卡拉逊的信和日内瓦文件中更有信息价值的部分转移了地方。没有数字，没有资料，只有银行首字母缩写和名称——对普通窃贼来说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天书，但对非寻常之人则有其他的意义。

即使是只带这些，海尔顿也提醒了他。但他认为那位陌生的埃里希·凯斯勒也许会将他看作疯子，因为他需要哪怕断章片言以证实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但现在——如他被跟踪——他必须将包放到无人能偷的地方。什么地方？当然不是旅店里、火车站的存衣处或公共汽车库。不行，因为容易接近，放在这种地方对有经验的窃贼如同儿戏。撒手不管就是儿戏。

再说，他需要将那些文件——那些片断——给埃里希·凯斯勒说。凯斯勒。地下酒馆。经理认识我。问我的桌子。

科弗斯坦德姆的地下啤酒店，现在去那儿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他可以在路上检验一下自己是否被跟踪；一旦到了那儿，他既可以留下，也可以把他的箱子托给经理。

他一直沿街向前走，寻找空出租车，不时地回头察看监视者的迹象——察看那个穿黑皮茄克的男人。街区中央有辆出租车，他径直冲它跑去。

他一进车便迅即转过身去，他看到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男人。他现在不在走动，而是骑在一辆摩托车上，顺着路沿，左脚在发动马达。此时街上有许多自行车进出于车流之中。

穿黑皮茄克的男人停止发动摩托车，转过头去假装与人行道上的行人谈话，装得太假，根本无人回应。耐尔坐定后给了司机地下啤酒馆的名字、地址。他们开走了。

穿黑皮茄克的人也起动了。耐尔从车窗后视镜里看到了，就象巴黎的那辆菲亚特车里的男人一样，这个柏林人也是个行家。他始终与出租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特殊情况下猛然加速以保证监视对象不跑掉。

只这样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霍卡罗夫在座位上坐好，努力策划下一个步骤。

监视者最不愿意的便是正面交锋……如果他愿意……你也应当有反应。他想知道吗？他准备好作正面交锋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不易。他不是那种故意尝试自己胆量的人。但在他的想象的最前面便是理查德·霍卡罗夫在纽约人行道上被撞到一幢楼墙上的情景。

畏惧形成了谨慎，愤怒就是力量。有一个答案是明确的，那就是他需要那个穿黑皮茄克的男人，而且他会得的。

第二十五章

他付给司机车费，然后下了车。他可以肯定摩托车上的人能看到他，那个人在上一街区停下了。

耐尔谨慎地跨过人行道来到地下酒馆，走了进去。他立在平台状阶梯上打量了一下此餐馆。天花板很高，进餐区域在底层。座位有一半是满的。木制餐桌按等级排列于中心部位。一切显得沉重、厚实。

他看到了凯斯勒提到的亭子间。一律按后墙与侧墙；桌子四周摆着高背椅。一排挂着红格帘子的铜栏杆横贯在这些亭子间前。亭子间之间由帘子隔开，这样每个亭子间都与四周隔离。但掀开帘子，人们几乎可以随便选择亭子间，并且可以观察从阶梯顶端进入大门的顾客。

霍卡罗夫下了阶梯，来到餐厅尽头的小台桌前询问坐在桌后的矮胖男人：“请问您讲英语吗？”

这个男人目光从手中的预订单上移开，抬起头来：“柏林有不讲英语的餐馆吗？先生。”

耐尔笑了：“好，我找经理。”

“你已经找到他了。我能帮你做什么？你想订个桌子吗？”
我想有人订过了。凯斯勒。”

这个经理的眼睛立刻闪出认出的目光：“噢，是的。他不

到十五分钟前来过电话，但订的是九点。现在是……”

“我知道。”霍卡罗夫打断他，“我来早了。你知道我得问件事情。”他抬起公文包。“我给凯斯勒教授带来这个，是我任教的美国大学借他的一些历史文件。我必须与某些人见面谈一个半小时左右，而且不知道能否将它留在这儿。”

“当然可以。”经理说，他伸手接过包。

“你明白吗？这些是很珍贵的。不是从金钱的角度，只是学术上的。”

我要将它锁在我的办公室里。”

“多谢了。”

“没什么。你的名字？先生。”

“霍卡罗夫。”

“谢谢，耐尔·霍卡罗夫。你的桌子九点钟会准备好的。”经理鞠个躬，转过身，提着包走向楼梯下的一扇闭着的门。

他走上楼梯，突然一个念头使他恶心。他刚刚做了件能想象出的最愚蠢的事情！他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男人直接引到了他将与埃里希·凯斯勒碰头的地点。除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以外，他还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经理。

凯斯勒与霍卡罗夫。霍卡罗夫与凯斯勒。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他已经发现了日内瓦的第三个无名氏？就象从广告里获得的消息一样清楚。

这已不是他是否有能力设圈套的问题，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干。他必须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男人调开。

他推开门走上人行道。科弗斯坦德姆已经亮了灯。空气是阴冷的，高挂天空的月亮被一圈迷雾环绕。他开始向右方走去，双手插进衣袋里避寒。他经过停在路边的摩托车，继续向街角走去。前方约三街区以外的左侧，他可以看到那座巨大的

凯瑟·威尔姆教室的轮廓，灯光照耀着金塔。他可以利用此教堂作为自己的里程碑。

他继续沿着人行道向前走，比四周所有行人走得都慢，不时地在商店橱窗前停留。他隔一段时间便对一下手表，希望留给那人时间紧迫的印象，暗示着他也许将在一个特殊时刻与一特殊人幽会碰头。

正对着凯瑟·威尔姆教堂，他在街灯照耀下的路边停了一会儿。他瞥了一眼左方。三十码以外的穿黑茄克的男人转过身去，背冲霍卡罗夫，看着车流。

他在那儿，这便是事情的关键。

耐尔又走了起来，这回脚步快些了，他走向另一街角，抬头看看街上的招牌。舒恩伯格大街。这与科弗斯坦德姆成拐角状，街道两边布满店铺。人行道显得更拥挤，人群也不似科弗斯坦德姆那般匆匆。

他等着车流的间隙穿过马路。在行人道上向右拐，始终靠近路边，嘴里说着道歉越过行人。他来到街区一端，又跨向另一街区，然后放慢脚步。他又开始象在科弗斯坦德姆一样不断驻足于店铺窗前，并且越来越集中地看表。他走过一个又一个店门，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

他瞥见那个黑皮茄克男人两次。

耐尔又走进第三街区，离街角不到五十英尺处有个狭窄的巷道。位于舒恩伯格大街及相平行的街道之间约百码以外。巷道幽黑，两侧间或点缀着门廊。如此阴暗又如此幽长，令人怯步。显然是夜间行人的威胁。

但在此刻，这条小巷成了设圈套的好地方，他可以将这男人引进不见灯光的水泥砖石巷道。

他继续沿街区走了下去，走过对着街角的巷道，一步比一

步急，海尔顿的话在耳边响起：

业余者能出奇制胜，不是因为他聪明或有经验，而是因为他所知不多……能够迅速明显地干出使人意料之外的事，仿佛被困扰一般……

他到了街区终端，突然在两盏路灯下停步，如同被惊吓一般，他向四周望望，在人行道上转圈，就象主意未定又必须有所决定的人。他向那条巷道后退，然后突然飞跑起来，与行人一同进入巷道——一个疯狂的男人。

他一直跑到漆黑一片之地，正好在黑影叠着黑暗的巷道中间地段，两边的灯光都照射在远处。有条通路——一扇宽大的金属门。他走过去，转到一角，后背贴着钢门与砖墙。他把手伸进口袋，抓住自动枪把。消声器未安上，没有这个必要。他还没有开枪的意图。这不过是个显眼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也不是首要的目标。

他没等多久便听到跑动的脚步声，而且听声音，他想敌人也知道穿胶底鞋。

那个男人跑了过去。然后，似乎是意识到上了圈套，放慢脚步，在黑影处四处张望。耐尔闪出他藏身的角落，手插在衣袋里。

“我一直在等你，站住别动。”他紧张地说，连自己也害怕自己的声音，“我手里有枪。我不想用它，但如果你想跑我就会用。”

“你两天前在法国可没犹豫。”那个男人操着浓重的口音，镇定自若地说，“我现在怎么会指望你不干？你这头猪。你可以杀了我，但我们会阻止你的。”

“你们是什么人？”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知道我们要杀了你。”

“你们是‘复仇者’里的人，是不是？”

尽管在黑暗中，耐尔还是可以看到那人脸上蔑视的表情。“‘复仇者’？”他说。“恐怖主义分子，革命者。屠夫。我不属于‘复仇者’！”

“那么是‘敖德萨’？”

“你希望是那样，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

“当时机一到你就要利用‘敖德萨’。它会受到诅咒。你可以此名义轻易地杀人。我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将以你的速度迅速地消灭‘敖德萨’。但你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知道小丑与魔鬼的区别。相信我，我们会阻止你。”

“你的话没有道理！你不属于‘沃尔夫斯昌斯’，你不可能是！”

这个男人压低了声音：“但我们都属于‘沃尔夫斯昌斯’，难道我们不是吗？无论怎么说，”他说，眼里流露出挑战的神色。“我再说一遍，你可以杀我，但又会有人接替我。杀了他，还有别人。我们要阻止你。好，开枪吧，耐尔·卡拉逊，或者我该说拉赫斯福勒·亨利希·卡拉逊之子。”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想杀你。我谁也不想杀！”

“你在法国杀了。”

“如果我杀了一个男人，那是因为他企图杀我。”

“那是自然。耐尔·卡拉逊。”

“别那样叫我。”

“为什么？这是你的名字，不是吗？”

“不，我叫霍卡罗夫。”

“当然，”那人说，“那是计划的一部分。与过去无关的受尊敬的美国人。如有人追根溯源，也是为时太晚。”